夷堅志

夷堅丙志卷第十七

沈見鬼

越民沈氏世居山陰道旁郡人奉諸暨東嶽廟甚謹每三月二十八日天齊帝生朝合數郡伎術人畢集祠下往來者必經沈生門紹興乙亥歲三道流歸天台以是日至門少憩一人老矣衣服藍縷二人甚壯頗整絜隨身齎乾糒及馬杓之屬坐久沈出見之三人長揖求湯沃飯沈併遺以蔬菜濁酒皆喜謝畢飯老者從容告曰

子將有目疾解腰間小瓢奉藥三粒云疾作時幸可用此沈唯唯須臾辭去復言曰中秋日當再過此千萬候我於門若不相遇後不復會矣沈亦唯唯寘藥佛堂隱奧處未嘗以語家人亦莫之信也夏六月眞苦赤目腫痛特甚寢食俱廢凡可用之藥無不試有加無瘳始憶道人語而忘藥所在命遍索之經日得於佛堂塵埃中取一粒沃之以湯銅箸點入眼如氷雪冷徹腦間痛即止腫亦漸退是夜熟睡明旦起雙目如

常所居去城十五里城外石橋曰跨湖頃兵難時多殺人於此一日騎驢入城過午而歸經此橋見橋上下被髮流血者斬首斷臂者三兩相扶莫知其極奇形異狀毫毛不能隱驚而墜迨起復見之如故態旦驚且走不敢開目比至家日已晡暮出舍前見田間水際亦如是大怖而還過數日又入城其歸差早於前所見儼然但正心澄念以待之悸𥨊稍定自是常有所覩漸不加畏鄉人頗知其事多往訪焉韓總管喪愛

子念之不忘召問沈沈云小人但見鬼物耳若追召遣逐不能也韓曰吾正不爲此但恐兒寃鬼尚幽滯煩君一觀之引詣昔所居沈初不識具言容貌舉止所衣之服與生時了不異立於室中韓舉室大慟其後問者不可以縷數大抵皆如韓氏事遂呼爲沈見鬼五年之後漸無所覩云所謂道人中秋之約竟忘之矣好事者爲惜之

仙巖三羊

建炎中比方士大夫多寓南土王顯道侍郎翠家来信州之貴溪止于近郭仙巖下一山寺里落相往還者饋之生羊三王氏素戒殺亦不忍賣放諸山間無人牧視任其棲止羊逐食登高遂至絕巘既而不可下留止嵒穴望之宛然飲噍自若凡三歲王氏它徙三羊尚存後人逐目之爲仙羊過二十餘年乃不見仙巖距龍虎山不遠靈跡甚多盖神仙窟宅也 張南仲說

靈顯眞人

建炎四年張魏公在蜀方秦中失利密有根本之憂陰禱于閬州靈顯廟夢神言曰吾昔膺受王爵下應世緣故吉凶成敗職皆主掌自大觀後蒙大眞人之封名雖清崇而退處散地其於人間萬事未嘗過而問焉血食至今吾方自愧國家大計何庸可知張公寤而歎異立請于朝復舊封爵且具禮祭告自是靈響如初俗謂二郎者是也

興元夢

紹興三年劉彥脩子羽知興元府往謁靈顯王廟欲知秋冬間邊事寧否夜夢入廟中神召升殿劉如所欲言扣之神曰方請于帝吾亦未知臨出門使婦人持一柈示之曰賀廢劉視其物唯猪肺一具石榴一顆覺而竊喜知劉豫且廢矣又四歲豫果滅

閤山獠

乾道辛卯歲饒州久不雨江流皆涸閤山漁者

三人空手入番江捕魚二人先出其一覔兩股忽冷如冰微有涎冰㸌㠯𠙚其下故息出獨一人不見告其家守之至暮而還後二日尸浮於五里外左股下一穴如拳大舉體皆白蓋爲㠯所繞而　其血也㠯狀全與鰻鱺魚同長至八九尺亦蛟類也閤山民李十嘗捕得之

安國寺神

饒州安國寺長老新入院夜率其徒繞廊誦大悲呪明夜夢五偉人衣冠森整同列而拜曰弟

三衢人王廷善相人不妄許與士大夫目爲王鐵面乾道三年至臨安以六月三日來見予予時以起居郎權中書舍人又權直學士院廷曰君額上色甚明潤自此三十二日及四十九日有爲眞之喜明日子在漏舍與從官言之皆相託招致子退以語廷廷曰所言元未驗遽見薦使我何以藉口俟君遷除了它日復來不失此約　矣竟不肯詣周元特權兵部侍郎欲求去邀之至局　廷曰冬季當遷異時典州未晚也

户部郎中　子蒙　金部郎中何希深　逢原適
在坐廷曰更一月莫郎中當帶職帥邊何郎中
當作監司元特曰吾方求　固無至冬反遷之
理莫郎中縱補外未應得職名何郎中入蜀十
年持使者節多矣還朝未半年何由便去廷曰
我信吾術爾無柰公所言人事何也密謂元特
曰何公明年祿盡豈特一去邪廷留數日即歸
鄉至七月六日予忝掖垣之拜二十二日直院
落權字與所指兩日不小差子蒙以八月除直

徽猷閣帥淮東希深出為福建提刑次年卒元
特以十一月拜吏部又二年乃為太平州皆如
其言此盖親見者而所傳數事尤竒崛可紀除
吉卿嚞侍郎紹興三十一年宮觀在衢廷見之
曰公從今六十日當召用吉卿曰與汝鄉里勿
見戲廷曰廷平生不諛人安得此姑以二事驗
之一月後得五百里外骨肉間凶訃繼有登高
顛墜之厄則吾言應矣已而吉卿長女嫁馬希
言者卒于臨安吉卿因省先塋登山而跌礙樹

間不至損會朝廷擇使出疆趣召之日月皆脗合其見予之歲嘗至鎮江謂通判毛欽望曰君終任造朝得一虛名郡守金山主僧方入院廷曰即日游行二百里僧殊不信甫二日方務德自建康遣信招之遂行求決於廷廷曰至彼且徐來來之日有小驚　然不關身也及歸方弛擔而西津火寺之僦舍十餘家焚焉欽望秩得全州不及赴而致仕又過姑蘇見王　明曰將罹伉儷之戚自此賢閤雖小疾亦宜善爲

之防浚明不敢荅妻宋氏窺於屏間聞之擊屏風怒罵而入未幾果以腹痛卧疾訖不起范至能方閑居謂之曰今年縱得官皆不成俟入新太歲乃極佳耳吳人耿時舉以恩科得文學形模舉止如素貴蒙胡長文力爲嶽廟廷曰此人不得官尚可活數年食祿一日死矣耿不旋踵而亡至能除提舉浙東常平命未出而寢立春日差知處州至郡數月召還爲侍從廷約再見予予遲其來而竟不來予亦罷去得非知其如

是未有可以爲　言者乎凡徐吉卿事聞之胡長文鎮江事聞之黄仲秉姑蘇事聞之范至能云

苕溪龍

莫子蒙在吳興挈家游苕溪時六月上旬荷華極目飲酒嘯歌盡清賞之致日下昃望數里外火煜煜起少焉漸近陰風掠面甚冷舟人曰此龍神過也宜急避之子蒙與家人皆登岸入小民家坐猶未穩大風拂溪水而過震霆隨之飛

雹赫然其去如激箭驟雨翻盆僅兩刻許情雲烈日如初視向來所游處幾不可識荷芰洗空無一存舟陷入泥中不可即取所携器皿皆壞非舟人先知殆落危境矣子蒙記

劉夷叔

紹興二十九年閏六月校書郎任元理賈言暴卒其官秦議郎不應延賞於是祕書 監任信與同舍議爲請于朝廷以元 理乃故諫官德翁之孫乞特官其嗣以勸忠義于時諸公令予傳成

東筆正字劉夷叔望之摘予起言曰只如此意似不廣宜增數語去亦使四方英俊知館閣養士雖其不幸亦蒙哀恤如此既如其言然私訝之任氏得一子官相去僅月餘夷叔因食冷淘破腹一夕卒其官亦奉議郎遂符前志同舍又請焉湯丞相曰若更行此遂成永例恐議者不謂然聞其生前多著書若悉上送官亦可持以爲說虞丞相時爲祕書丞命其子盡録文遺文合數百卷上之下兩省看詳已

卷終

夷堅丙志卷第十八十二事

張風子

張風子者不知何許人紹興中來鄱陽止於申氏客邸每旦出賣相晚輙醉歸與人言初若可曉忽墮莽耿中不可復問養一雞一晝眉冬之夜熾炭滿爐自坐床上而置二雞於兩旁火將盡必言曰向火已暖可睡矣最善呼鼠申媼以爲請張散飯于地誦偈數句少頃衆鼠累累而至或緣隙鑽穴蓋以百數聚於前攫飯而食食

罷張曰好去勿得齧衣服損器血暈鳴跳跟在東歸東在西歸西勿得亂行苟犯令必殺汝鼠默默引去不敢出聲或請除之則用誦呪而遣往官倉中云法不許殺也目光紺碧如鏡旋溺時直濺文許乃墮好歌蒲庭芳詞曰咄哉牛兒心壯力壯幾人能可牽繫為愛原上嬌嫩草萋萋只管侵青逐翠奔走後豈顧群迷爭知道山遥水遠回首到家遲牧童能有智長繩牢把短稍高擕任從它入泥入水無為我自心調步穩

青松下横笛長吹當歸處人牛不見正是月明時皆云其所作也留歲餘乃去

猪耳環

將仕郎宋衛自蜀道出峽至雲安關殺猪賽廟洗牲時見耳下一方鐶墨色猶明潤蓋必前身爲人而犯盜者也

韓太尉

韓公裔太尉紹興中以觀察使奉朝請暴得疾太上皇帝念潘邸舊人遣御醫王繼先診之曰

疾不可爲也時氣息已絶舉家發聲哭繼先回奏命以銀絹各三百賜其家臨就木適草澤醫過門呼曰有偏僻病者道來韓氏諸子試延入醫眡色切脉鍼其四體至再三鼻息拂拂微能呻吟遂命進藥逗晩頗蘇明日具奏歸所賻復賜爲藥餌費宗室中善謔者至相戲曰吾家貧如許若如韓太尉死得一番亦大妙後韓至節度使又三十年乃卒

契丹誦詩

契丹小兒初讀書先以俗語顛倒其文句而習之至有一字用兩三字者頃奉使金國時接伴副使祕書少監王補每爲予言以爲笑如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兩句其讀時則曰月明裏和尚門子打水底裏樹上老鴉坐大率如此補錦州人亦一契丹也

星宮金鑰

甲志載建昌某氏紫姑神事同縣李氏亦奉之甚謹一子未娶每見美女子往來家間遂與狎

昵時對席飲酒烹羊擊鮮莫知所從致父母知
而禁之不可乃閉諸空室女子猶能來經旬日
謂曰在此非樂處盍一往吾家乎即携手出外
高馬文輿導從已具促登車障以帷　略無所
覩不移時到一大城瑶宮　砌佳麗列屋氣候
和淑不能分晝夜時時縱游它所見珠毬甚多
粲絢五色挂於　間問其名曰此汝常時望見
謂爲星者也留久之一日凭闌立女曰今日卅
間正旦也生豁然省悟私自悼曰我在此甚樂

當新歲節不於父母前再拜上壽得無詒親念乎女已知其意悵然曰汝有思親之心吾不可復留汝宜亟還亦宿緣止此爾命酌酒語別取小樸納其懷戒之曰但閉目歛手任足所向道上逢奇獸異鬼百靈祕怪從汝覓物可探懷中者以一與之切不得過此數過則無繼矣俟足地則到人間然後爲還家計生泣而訣既行覺耳旁如崩崖飛湍響振河漢　風吹衣冷透肌骨巨獸張　銜其袪生憶女所戒與物即去

俄又一物來如是者殆百數摸索所携只餘其一忽聞市聲嘈嘈足亦履地開目問人乃泗州也空手一身茫不知爲計啓樸視之正存金鑰匙二箇貨于市得錢二十千會綱舟南下隨以歸家人相見悲喜曰失之數月矣李紹祖奉世說其族人也

閬州道人

閬州故多蚊屢市間寢者終夜不交睫某道人舍於客邸主家遇之頗宜時時召與小飲雖微直或虧弗校也留數月而去臨去别主人愧謝

再三　起至井旁言曰吾在此久君獨能見知無以報德當令君家永絕蚊蚋之患　取瓢中藥一粒投井中戒曰謹覆之過三日乃可汲遂去果如其言每暑夕蚊雷羣鳴於簷間而不能入室張魏公宣撫川陝時開府於閬士人估客往來無筭　集此邸至於散宿户外計所獲眂它邸蓋数倍焉

煠蝦翁

建炎中謝亮大卿使夏國道漢江晚泊見岸上

蟻子以數爭入水啗之已化爲蝦如是累累不絕謝卿登岸迹其所從來乃自小冢間出詢諸居者云向一翁居此三十年以煠蝦爲業死數月矣此其葬處也始驗其骸爲蟻所食而復墮蝦類云

徐大夫

紹興初韓叔夏璜以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歸有旨令詣都堂白宰相時朝廷草創官府儀範尚疎略兩浙副漕徐大夫者素以簡倨稱先在客

次眂韓綠袍居下坐殊不顧省久之乃問曰君從甚處至此韓曰湖外來徐曰今日差遣不易得縱見得廟堂亦何所濟以焉朝退省吏從廡下過徐見之拱而揖曰前日指揮某事已即奉所戒吏方愧謝望見韓驚而去徐固不悟繼復一人至其語如前俄亦趨避而丞相下馬直省官抗聲言請察院徐大駭急起欲謝過燎爐在前袖拂湯缾什衝灰蔽室而不暇致一語是日韓除右司諫即具所見奏劾之以爲身任使者

媚事胥徒遂放罷後数年起知婺州時劉立道
大中爲禮部尚書旦夕且秉政其父不樂在臨
安來攝法曹於婺因白事遅緩徐責之曰耄耋
如此胡不歸劉曰兒子不見容所以在此徐瞠
曰賢郎爲誰曰大中也遽易嗔爲笑曰君精采
逼人雖老而健法掾非所處教官處帝勉爲請
生一臨之即以權州學教授

桂生大丹

貴溪桂鎮家兩事已載甲志鎮又言其叔祖呂其

好道尤篤常欲吐納烟霞黃冶變化為　生
舉之計有客過之自云能合九轉大丹信之不
疑盡禮延納傾身竭家聽其所取費不可勝計
踰年丹成客舉置淨室封以朱泥外畫八卦列
宿　日十二辰極其嚴閟而謂桂生曰吾今欲
游二神山訪吾侶三年而後還及是時藥乃可
　毋背吾言遂云桂日詣丹室焚香設拜歲餘
忽念曰仙家多試人正使丹可服或靳固不吾
與將柰何竊啓其藏則　丹黴然其中矣不勝

喜不與妻子謀汲水徑服之藥方下咽外報客至才入門望見桂三驚而走桂遣僕追挽之客曰吾藥雖成而日月未滿初未嘗告服餌法也顧不聽吾戒且吾豈真游三山乎元未始離此也今若是旦夕必死矣吾方從神仙久視之學豈當與行尸共處耶竟去是日暮桂覺五藏間皆如火灼明日不可忍跳入門外沼中不數刻沼水皆沸荷花盡萎屋角樹高數丈能騰立其杪俄而復下奔馳叫號越三晝夜七竅血流而

死

林靈素

林靈素傳役使五雷神之術京師嘗苦熱彌月不雨詔使施法焉對曰天意未欲雨四海百川水源皆已封錮非有 上帝命不許取獨黃河弗禁而不可用也 上曰人方在焚灼中但得甘澤一洗之雖濁何害林奉命即往上清宮劾翰林學士宇文粹中涖其事林取水一盂仗劍禹步誦呪數通謂宇文曰內翰可去稍緩或窘

雨宇文出門上馬有雲如扇大起空中頃之如蓋震聲從地起馬驚而馳僅及家雨大至迅雷霆踰兩時乃止人家瓦溝皆泥滿其中水積于地尺餘黃濁不可飲於禾稼殊無所益也洪慶善說

國香詩

建中靖國元年山谷先生自黔中還必留荊南見里巷間一女子以謂幽閑姝麗目所未覩惜其已適人因作水仙花詩以寓意曰淤泥解出白蓮藕糞壤能開黃玉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

流落小民家命其客高子勉荷屬和後數年山谷下世女在民家生二子荊楚歲饑貧不能自存其夫鬻之於田氏爲侍兒一日召客飲子勉在焉妾出侑觴掩抑困悴無復故態坐間語昔日事相與感歎爲請於主人采詩中語名之曰國香以成山谷之志政和三年子勉客京師與表弟汝陰王性之銍會語及之性之拊髀歎息曰可流諸篇詠爲異時一段奇事子勉遂作長句甚奇偉其詞曰南溪太史還朝晚息駕江

陵頗從　毫曾詠水仙花可惜國香天不管
將花托意爲羅敷十七未有十五餘宋三門墻
迂貴從藍橋庭户怪貧居十年目色遥成處公
更不來天上去已嫁鄰姬窈窕姿空傳墨客殷
句聞道離鸞別鶴悲藁砧亡賴鬻蛾眉桃花
結子風吹後巫峽行雲夢足時田郎好事知渠
入酬贈明珠同石友憔悴猶疑洛浦妃風流固
可章臺柳寶髻犀梳金鳳翹樽前初識董嬌饒
遅杜牧應須恨愁殺蘇州也合銷却把水仙

花說似猛省西家黃學士乃能知妾妾當時
不書空作黃字王子初聞詰此詳索詩栽與漫
淒涼只今驅豆無方法徒使田郎號國香性之
用其韻尤悲抑頓挫曰百花零落悲春晚不復
園林門可款待花結實春始歸到頭只有東風
管楚宮女子春華數爲雨爲雲皆有餘親逢一
顧傾國色不解迎入專城居目成未到投梭處
後會難憑人已去可憐天壤擅詩聲不如崔護
桃花句坐令永抱埋玉悲游子那知京兆眉難

堪別鶴分飛後猶是鷩鴻初見時新懽密愛應長久暫向華筵賞賞友舞盡春風　不禁困裹胥支一渦柳坐上何人贈翠翹蜀州風調尤情饒歡濃酒暈上玉頬香暖紅酥疑欲銷佳人薄命古相似先後乃逢天下士但惜盈盈一水時當年不寄相思字宜州遺恨君能詳瘴雲萬里空悲涼無限風流等閑別幾人鑒賞得黃香

張拱遇仙

汴人張拱舉進士不第家甚貧毋黨龔氏出爲

靈故拱亦能方術置藥肆於宜春門後坊仍不
嘗晨起披衣櫛髮未洗類有道士迎日而來
目光冏然射日不瞬徑造肆中顧而不揖振衣
上坐拱頗忿其　作色問所來答曰汝無詰吾
所從來正欲見汝耳拱意此妄人京師固多其
比擲一錢與之麾使去笑曰吾無求於人以汝
有道質故來誨汝何賜拒之深拱悟起冠巾而
出與之語及出家事理致精微聞所未聞於是
始愧悔曰拱鄙人眼凡心惑仙君幸見臨願終

教之道士曰汝何求曰家貧　不繼儻使不
食可飽則上願也俄而鬻烝棗者來道士取先
所擲一錢買之得七枚顧謂拱曰神仙以辟穀
爲下然欲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
可以入道張子房諸人乃以丹藥療飢固已迂
矣汝欲得此道自此不淫可乎人能不淫俗念
自息俗念既息則仙才也乃取七棗熟視而噓
之曰汝啗此可終身不食人或強使食亦無禁
復欲不食則如初但汝有老母妻子未可相從

然既啗七棗當應七夢豫爲汝言汝事覩既終
昏嫁既畢已能不食復又何求冝脫身詣名山
於、絶處尋石穴深廣有容者自累石塞其門
一念不起坐卧行立於其間自有佳趣僅及半
紀則汝之身如蟬出殼逍遥乎六合之外矣過
此非今日可以語汝也言竟攝衣而起拱固留
之不可起出門無所見拱乃知其非常人悵然
有所失者累月聞飲食氣輙嘔遂不食踰二年
俱絶　氣明　趨輕利每自試其力從

旦至暮緣京城外郛可市者五反蓋數百里也前後得七夢如道士言不小差毋病痔二十年泉藥不驗漫以七棗餘核進之一夕而愈拱既不御　視其妻如路人妻郭氏性剛果忿恚而卒家人益憂疑之逼而餽之食食兼數人爾後或食或不食朋友疑其許者扃諸室試之不以爲苦人或召豎則携藥而往至則登病者之席坐于旁雖逾旬涉月杯水粒粟無所須喜飲酒好作詩行年六十而顏色如壯者後　毋没不

知所終李方叔作

夷堅丙志卷第十八

夷堅丙志卷第十九　十六事

宋氏葬地

宋文安公　白開封人葬于鄭州再世矣方士過其處指墓側澗水曰此在五行書極佳它日當出天子宋氏聞之懼命役徒悉力閉塞之遂為平陸自是宦緒不進亦不復有人登科崇寧初大水汎溢衝舊澗成小渠僅闊尺許明年曾孫渙擢第距文安之沒正百年又六年凡粲繼之然渙仕財至郡守粲士以役其後終不顯

渠與子婦翁同門壻也

餅家小紅

張外舅寓無錫買隙地數畝營邸舍方役土工老兵劉溫戲拈塊給衆曰我正獲黃金一塊衆爭觀之非也笑而鄉之乃眞得金一 於碎土中賣得錢數千即日感疾半年乃愈 張氏居南禪寺鬼降于紫姑箕上書灰曰我 公家所營邸處土中人也名曰小紅居于西門姊妹二人吾父爲餅師不幸後母無狀虐遇我我二

人不能堪皆自經死令我重不幸朽骨爲公隷人所壞壙中物可直萬錢劉老翁悉取之我無所歸今只在牕外胡挑樹下依公家以居不可復去矣人曰汝坐後母以死胡不求報耶曰已訴於天既報之矣許以佛經不肯受人曰大仙方至汝安得久此答曰如是且歸樹　續當復來張氏多賂以佛事及焚錢設饌祭之乃絶

棠陰角鷹

番陽棠陰寨西枕　有角鷹巢于近山上

每掠湖面捕鼉鶩爲食　一日用勢過當雙爪搦鼉脊陷骨中不可出鼉抱痛猛入水鷹盡力不能脫必須二物皆浮死水上人謂鷹之力豈遽不能勝一鼉蓋亦業報也

薛秀才

三荊公居金陵半山又建書堂於蔣山道上多寢處其間客至必留宿寒士則假以衾裯其去也舉以遺之臨安薛昂秀才來謁公與之夜坐遣取被於家吳夫人厭其不時之須應曰被盡

矣公不懌俄而曰吾自有計先有狨坐挂梁閒
自持乂取之以授薛明日又留飯與弈棋約負
者作梅花詩一章公先輸一絶句已而薛敗不
能如約公口占代之云野水荒山寂寞濵　條
弄色最關春欲將明艷　霜雪未怕青腰玉女
嗔薛後登第貴顯爲門下侍郎至祀公於家言
話動作卒以爲法每著和御製詩亦用字詭其
子入太學夸語同舍曰家君對御作詩闘不偶
然頃在學時舉學　　門晝卧夢

金甲神人破屋而降　曰君可學吟詩它日與
聖人　和去今而果驗客李驥者素滑稽應聲
處頌連言曰果不偶然果不偶然薛子詰之再
三驥曰天使是時已為尊公頃惱了蓋以薛不
能詩故戲之也韓子蒼為著作郎人或譖之薛
云韓改王智興詩譏侮公其詞曰三十年前一
乞兒荆公曾為替梅詩如今輸了無人替莫向
金陵更下棋薛泣訴於搨前韓坐罷知分寧縣
其實非韓作也 吴傳明說金甲事得之吴虎臣

朱通判

紹興九年邕州通判朱履挾滿携孥還家裝貲甚富又部官銀綱直可二十萬緡舟行出廣西朱有棋癖每與客對局寢食皆廢嘗願得高僧逸士能此藝者與之終身焉及中塗典謁吏通某道士求見自言棋品甚高朱大喜亟延入其人長身美　談詞　雲命席置局薄暮不少倦遂下榻留宿從容　欲　同行之意道士曰某客游子且常知人門而乞食得　陪後乘平生

幸願也　益善及解維置諸般　無日不同食
别一秀才作侍皆能痛飲高歌頗出小戲衎娱
其子弟上下皆悦之相從兩旬　至重湖會大
風雨不能進泊于别浦飲奕如初二鼓後船忽
欹側壯夫十餘輩突門入舉白　嘯呼朱氏小
兒爭抱道　衣求救道士拱手曰荷公家顧遇
之極不得已至此豈宜以刃相向命以次收縛
投諸湖明旦分挈財貨以去縣聞之遣官驗視
但浮尸狼籍莫知主名而於岸側得小曆一卷

乃群盜常日所用口食曆姓第具在凡十有七人以告于郡事至朝廷有旨令諸路迹捕得一賊者白身爲承信郎賞錢二百萬建昌縣弓手數輩善捕寇因蹤跡盜海客任齊乳香者請于尉李鏞願應募西至長沙見人賣廣藥于肆試以姓第呼之輒回首走報戎　執之與俱詣旅邸一室施青紗厨列器皿甚濟訪其人則從後户遁矣盖僞道士者也獄鞫於臨江囚自通爲王小哥　同殺朱通判者其徒　它處者十

人道士曰裴　秀才曰汪先皆亡命爲可恨鏞用賞升從事郎調饒州司法與子言

咸恩院主

婺源縣山寺曰咸恩院者僧俱會主之惟酒肉錢財是務晨香夜燈略不經意屋廬老壞不葺毗沙門天王殿圮即其柱爲牛欄恣肆自若凡四十餘年雖老不革乾道元年神降於法堂呼俱會名訶北數其罪一小童見巨人大面努目朱衣長身震怒作色餘但聞其聲而已自是凡

僧所有衣衾飲食錢物器具無不取去弃擲山林間村人或拾得之庖刀至從厨下冉冉空行而出箱篋匱櫝之屬不可提挈者時時見煙出其中急發視悉煨燼矣僧不勝窘憤盡哀所餘散寄檀施家神夜詈其主云汝乃蔽罪人禍且併及汝其人懼不敢寢待旦持還之狼籍殆盡乃已寺後巨竹數百挺常時非三二百錢不能售一竿悉中斷之小童忽不見越二日乃歸云爲神攝至所居室屋華麗 衛滿前大人

小兒皆青紫朱衣亦有賓客往來使我服事左右次日晚一婦人云久留此童亡益也揮我使去恍惚如夢乃得還他日又降法堂呼僧出告曰汝罪上通於天宜速去此以弟子智圓繼主之不爾我將降大罰於汝僧涕泣唯唯徒寓近村客舍不數月死

汪大郎馬

崇寧中婺源縣市人汪大郎得良馬毛骨精神翹然出類使一童御之童又善調制以時起居

馬益肥好它郡塑工來邑人率錢將使塑五侯廟門下馬或戲謂曰能肖汪大郎馬則爲名手致謝當加厚工正欲售其技銳往訪此童啖以果實稍與之狎日即其牧所睥睨之又時飲以酒引至山崦伺其醉睡以線度馬之低昂大小至於耳目口鼻鬃 微芒 不曲盡并童亦然已悉得其眞始詣祠下爲之既成宛然汪氏馬與僕也擇日點目睛才畢手汪馬忽狂逸童追躡乘之徑赴城南杉 皆溺水死自後馬每

夜出西湖飲水或近　食　湖畔田間必印馬　而浮萍　著泥馬脣吻間禾穟零落道上童亦有靈響人詣祠祈禱者多託夢以　至宣和初方臘來寇廟遭爇馬乃滅跡今老人尚能言之右二事皆李縉說

濰州猪

宣和六年強休父知濰州屠者以猪皮一片來上有六字如指大云三世不孝父母朱書然表裏相透郡中爭傳觀之屠者亦即日改業

宗子趙不設侍父爲儀曹及見之

婺州雷

紹興六年六月趙不設在婺州與數人登保寧軍樓納涼黑雲欻起天末頃之彌空雷雹激烈雨聲如翻江衮火毬六七入于樓不設輩悸慴卧伏樓板上以手揜面但聞腥穢不可忍稍定竊視之見三四人長七八尺面醜黑短髮血赤色逢首不巾執檛如骨朶狀或曰在或曰不在或曰只這裏只這裏言聲良久雲

散雨霽起驗視乃樓
直如線傍有龍爪跡云

雷鬼墜巾

紹興二年四月婺州義烏縣驟雨大雷雹中墜
一青布頭巾於村落間非復人世頂製惟四直
縫之持以冒三斗水甕正可相稱帶長三四尺
闊如掌村民不敢留以寘神祠中數日因雷雨
復失去 石三事皆得之李繒云趙不設所說

天帝召段璩

段璞字德瑱袁州萬載人略知書天性淳謹未嘗忤物然遇不平事則奮臂而前建炎間寇盜充斥段氏族屬數十口皆爲所剽璞挺身持金帛往贖賊歎重其義皆付之使歸紹興五年東南處處大旱　米　千錢璞盡發宿藏止取直又爲粥以食饑者　以活者不可計後忽厭人事結菴於嚴田之山中　間多書坦蕩二字一旦召會親　與敘　曰不久天帝召我人不以爲然經數日　去鄉人

走視所居　衣履存　上於朝而

邑官有不樂者沮止之遂已

無町畦道人

馮觀國邵武人幼敏悟讀書既冠意若有所厭
即弃鄉里游方外遇異人得導引内丹之法凡
天文地理性命禍福之妙不學而精自稱無町
畦道人寓宜春二年挾術自養所言人吉凶及
陰陽變化盡驗或有誚其醉飲狂怪者觀國不
與校以詩謝之云踏遍紅塵四百州幾多風月

是良儔朝來應笑酡顏叟道不相侔風馬牛又述懷詩云落凫塵寰觸處然深藏妙用散神仙筆端閒作龍蛇走壺裏常挑日月懸漫假人倫來混世只將酒盞度流年潛修功行歸何處笑指瀛洲返洞天餘詩尚多皆脫塵出離俗圈等語人亦莫能曉也紹興三十二年三月遍辭知舊且寄詩言別至十四日端坐作偈而逝儀真李觀民爲郡守聞而敬之命塑其身於城東冶平宮

右二事得之宗說

㽵師放鯉

番城西南數里一聚落曰元生村居民百餘家皆以漁釣江湖間自給有㽵師者撲買他處魚塘至冬築小堰于外盡放塘水欲竭澤取魚見兩大黑鯉越出堰外復乘水跳入如是者至再三竊異焉迹其所爲乃新育小鯉數百尾聚一窟中不能出故雌雄往來且銜且徙寧其身之蹈死地而不恤也㽵生慨然歎息爲以箕悉出之弃役而歸後數年病死入冥陰官語之曰

其說笑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向汝道蓋蜀人相傳秦時爲西江害者乃蹇角龍也故舉此語以爲戲楊君追憶舊事與之言無一不合隆興元年壽卿詣闕此子年　有三矣不知其後何如也（壽卿說令記姓名不能審）

虜亮

紹興三十一年　于楊州子

從事樞密行府在　有客詣府

上書云。以太一局　當以冬

至前有蕭墻之變　八日
冬至天重陰提舉　能爲天文
告予曰昨夕四鼓　而東北忽穿
漏一大星墜焉　而報至果
符兩人之言是時虜將戕其主欲遣使報我訪
得瓜洲所俘成忠郎張眞使持牒請和眞到家
妻子凶服而出謂其已戰没方命僧作四七道
場旣相見悲喜交集眞取靈几自焚之云

青墩竅蛇

汝漁者以罔罟爲業而有好生之心其用意又非它人比延汝壽一紀歸語世人勿殘害天物也蓋死一夕而復生

青城監税子

蜀人楊迪功宣和中游太學不成名晚以恩得官監青城縣税有子　敏延老儒蹇先生誨之學邑人闗壽卿過楊　飯與俱至書館其子忽稱父字長揖而言曰　亦記上庠同舍之款乎吾　某自離

亂出京不復　數千人
獨吾與君爲知心友　父子雖形
容隔生非復可識無方　嘗問斷也
遂道舊所習經及誦所爲　翻出口元不經
意時蹇老方自作萬物皆　於我論試問之曰
此論當作何主張應聲曰天生萬物唯人最靈
大而爲天地高而爲山岳流形動植品彙散殊
而六尺之軀厥理悉備此其貴蓋與天地等蚩
蚩泯泯自賤厥身且可歎也蹇老愕然復詳扣

番陽蓮河村楊氏了買永和鎮青墩四甚愛之
寘小室窻外首春微暄啟牕坐其上覺如人肘
其衣回顧無有也少焉又觸其股稍痛起視之
見有物宛轉于竅內所觸處已瘇赤成創急呼
家人出破墩以驗蓋　　　　　　　　動沃
之以湯皆死走　　　　　　　　　　越三
日而亡

夷堅丙志卷第二十　十五事

九華山偉人

紹興三十一年虜寇迫淮上池州青陽　相率
至九華山搜索隱　避地處某秀
者深入高　中見泓
練置斧
左臂重斧
蓋丈餘矣
蛇也戰
奔還不

吴興施德
公廟夢
角合一箇言曰
乃骰子六枚皆成四采揭　録至第三板見施
姓者湖州長興人而鈌其名疑問之曰此是矣
明日以語同舍皆賀吉夢曰子及第必居高甲
且爲博士骰子者博具也别一人往來牕外應

聲曰夢非今日事其應尚遠施頗不樂出外之無人焉已而京城亂歸故鄉家間多故不復就舉後三十年而德初登科以掌團司幹表刊名正在第三板時官年恰二十四當紹興二十四年始盡悟

六

未生

長興劉

夜不能

視執政此

荊南妖巫

荊南有妖巫挾幻術爲人禍福橫於里中居郡縣者莫敢問吴興高某爲江陵宰積不能堪捕欲杖之大吏泣諫請勿治且掇奇禍高愈怒捽

吏下與巫對杖之二十巫不謝嘻笑而出繞食頃高覺而微腫攬鏡而視巳格格浮痛僅存兩眼如綫大遽呼吏詢巫所居約與偕往吏以爲必拜謁謝過乃告其處徑馳馬出門行三十餘里薄暮始至蕭然一敗屋也巫出迎高叱從卒縛諸柱令以隨行杖亂箠凡神像經文等悉發之巫偃然自若後入其室獲小笥破鑰觀之首蓐包裹數十重得木人焉又碎之始有惧色然毆掠無完膚矣高面平復初如執以還明旦入

府白曰妖人無狀某不惜一身為邦人除害惧語泄必遁去故不暇先言今治之垂死敢以告府帥壯其決諭使盡其命而投之江

時適及第

時適者徐州鄉人夢見之訛朋友　鄉人問曰時仲享如何曰劉豫牓中當及第寤而告適適謂豫乃濟南人既為御史矣未知與同姓名者復何在固不信也後十五年當逆豫僭竊時乃中其

貧安得有餘力道人曰然則與我一兒亦可毋以病者告曰得此足矣以布囊盛之負而出乃父跡其所往則至野外取兒寘地上掬曰水洗濯胱所披紙被蒙其納兒口

魚一頭使生食又　　　　指嘗之甘
芳如醴捧鉢盡飲有聲入腹錚錚然忽若推墮
崖下所見猶元牧之處　在旁齕草無少異覺
四體不佳跳入山澗中坐水深及肩展轉酣

兩頭不能伸縮惡之以與潛山觀道士使養於山間不數日失去是冬棟妻趙氏卒以爲不祥之兆蓋亦偶然耳

右三事 王嘉叟記

張朝女

紹興十年張

鄭司業庖人

鄭明仲司業南福州

師至丹陽逢故舊數人與同舟隨行僕能設饌

諸人皆喜願得同庖飲食鄭呼僕告之毅然曰

所以來但能服事一主人翁爾不願雜他客也

諭曉再三至咲以利竟不可鄭怒逐使還再拜
而請曰遣歸誠善也恐吾鄉人不詳知謂以過
獲譴願乞一家書言其故鄭亦欲寓安訊即作
書授之又拜而去至　驗其日
蓋當日　聞之

無一言
汗爐上腥穢之氣逼
閉戸掃除就寢明夜復至睡愈熟剛身仰面張
口呀然昱先以秤錘寘火中急取納其口即號
叫而遁聲如老猪衣襟曳餘火延燒落葉時已

昏黑無人敢追視竟不知何等怪也後月餘學
生在窻下聞外間窸窣穴窻窺之霜月皎然黑
物如猴蹲水溝小橋上别一物正白如三尺枯
槎相對箕踞移時起　　　先吟曰
風定

六郎

如雪從西偏户内　死尸何敢

擅出六郎有正庫錢萬　貫未曾請動設使天

命合終猶當作茆山洞主爾下愚暗鬼不速去

吾將治爾連叱之　嫗悲啼復匍匐趨故處叟亦

不見至夜半注漸能呻吟食粥數日而愈伯莫
從容詰所覩注色動乃言汝不在家時老婢不
爲吾役且以惡言相抗吾擊以鐵鞭即死窋埋
之浴室

形骸
蓋眞人眞氣
麗類貴游而言辭鄙俗無　甚惡之冀
去曰雖然終不願得也老病鈌於承迎當今兒
曹奉陪次客曰我專爲君來君不欲丹當復持

以歸但路絶遠願借一宿明旦晴即去不然須
少留也不獲已命館於松菊墅時天又晴五更
大雨作蘇意

家人以頂暖不忍斂及明諸子記前事發笥視之藥故在取投口中須臾即能起洒然若無疾

飲啗自如再令拾刺字并丹貼欲燒末飲之不

復見後數日長子如京　以客言命圖黃象象

甲踊出怖而死予妻族入蜀時過其處泊僧寺
中隨行使臣劉亨寢浴舍見貧悴者十餘輩伸

何人曰采薪燒水連晝夜不得息湅

鐍藏之戒
開當以畀江十三
而絶時年八十餘紹興中造五輅或